

李可染书画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01503

101503

101503

11

李可染画论

李可染画论

王琢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09号

李可染画论

王 琢编

责任编辑：白 洋

封面设计：赵军红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万象有限公司电脑部排版

广州市宏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3.25 印张 附图 4 页 字数 70,000 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5361-0723-4 / J · 31 定价：半精装 7 元
精装 10 元

附图

- | | |
|-------------|----------------|
| 1. 秋趣图(封 1) | 4.春在枝头 |
| 2. 暮韵图 | 5.雪牧图 |
| 3.崇山茂林 | 6.雨中泛舟漓江 (封 4) |



李可染大师与王 琢教授

審視因電車駛至廬和重慶。凡屬身體空虛，生無以養。
亦常抱病半死。見種種如畫事。我屋有畫事。此皆為
是處。空氣為害。精神空氣。值得。至于個人事。真可榮。
胡志和。芝玉齋。玉名威勝。但如意。臣。不。亦。空。因。廣。州。樹。
蓋。是。身。因。百。分。出。綠。板。前。宋。志。表。出。其。立。意。強。之。題。多。往。旁。尤。
蓋。而。上。於。美。大。方。此。事。古。型。向。烟。志。經。宣。國。性。玉。湘。文。稿。不。忙。
事。勿。匆。忙。為。主。等。坐。輕。刀。極。美。便。不。多。解。酌。修。改。不。宜。當。寫。其。
將。事。而。急。三。稿。讀。叫。些。的。宏。文。本。多。印。行。

李可染

丁巳年夏月

李可染手迹



暮韵图



崇峨林



春在枝头



雪牧图

目 录

悼念杰出的艺术大师李可染	王 琢	1
李可染画语寻味录（代序）	秦 牧	6
一、学艺		13
二、传统		31
三、意境		38
四、笔墨		54
五、写生		61
六、创作		68
李可染及其艺术成就	王贵忱	82
初版后记		87
书名题字：王 琢		
附：李可染自选代表作6幅(含封1和封4各1幅)		

悼念杰出的艺术大师李可染

王 琢

1989年12月5日，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师李可染与世长辞了。当时我客次苏州，晚间打开电视机，一则出我意料的噩耗——李可染大师逝世的图象出现在屏幕。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唁告：“在中国国画领域辛勤耕耘了七十年的一代宗师李可染永远地放下了他的画笔”。次日，我向北京李可染夫人邹大姐发去唁电。在苏州期间，我足受感染而患丹毒，疼痛不已，举步维艰。经初步治疗，疼痛稍止，我足包着药，跛着脚赶飞北京。到京后，我当晚到李府看望邹大姐。她以极度悲哀沉痛的心情，向我叙述了李老病逝情节。最后，她说：“他是有用的人呀！他有许多想法，有许多事要办啦！其中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中国画推向世界，能在世界艺术之林占上一个合理的席位。”邹大姐的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李老是当代画坛上的伟人，他在艺术上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他还有更加辉煌的事业要办。李老的逝世是中国画坛的一大损失，也是世界艺林的一大损失。

李可染在国画艺术上立下了划时代的不朽功勋。他“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成为中国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悼词）。李可染治丧办公室12月12日的讣告，称李可染为杰出的人民艺术教育家、中国文化界的优秀代表、中国画坛一代宗师。李可染生前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可染遗体告别仪式于1989年12月22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我准时从京西宾馆驱车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当时天色阴沉，正飘着鹅毛大雪，车流人流不绝于途。我向李可染大师遗体告别之后，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大厅细看各界人士送给李可染大师的挽联。

北京画院全体人员写的一付挽联，赞扬了李可染的一生艺术成就。文曰：“探幽求索，开拓创新，一生辛苦，为祖国山河立传；广采博收，承前启后，万古流芳，令世界艺苑增辉。”他的学生们和师弟写的挽联，颂扬李可染在美术教育上取得丰硕成果。学生们的挽词是：“一代宗师，画坛巨擘，一朝仙逝，宇内同仁共悲悼；艺苑园丁，吾辈楷模，九霄魂去，天下桃李慰英灵。”娄师白的挽词是：“丹青传千古；桃李遍九州。”陈大羽的挽词是：“陈言务去，废画三千，艺苑独辟蹊径，无愧千秋典范；魂胆长存，桃李八百，画坛乃开先河，堪称一代宗师。”荣宝斋（香港）写的挽联，歌颂了李可染弘扬东方艺术瑰宝的功勋。文曰：“宗师一代，书画堪称神州笔；艺苑千载，墨彩增发东方白。”

抗日战争时期，李可染先后在徐州和武汉，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画的创作。他加入由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总政治部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这段时间，他创作的抗日宣传画最多，时间达七年之久。后来，他辗转湘、桂、黔、蜀，曾任重庆国立艺专讲师。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李可染奔赴抗日战场，接受了抗日烽火的考验，证明李可染是始终一贯的坚贞的爱国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可染走遍大江南北，奋力写

生，手不释笔。这可算是李可染的“全面大储备期”；十年“文革”浩劫，李可染被迫停下画笔，但是他在精神上始终没有放下武器。“文革”后，李可染奋起“衰年变法”，他从“全面大储备期”飞跃到“全面大创作期”。这一段他创作了“写意山水”和“写意古典人物”以及“牧牛图”，影响遍及海内外，而且在世界范围引起震动。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李可染艺术现象”。在李可染遗体告别的大厅，有一副挽联特别引人瞩目——北京荣宝斋所送。文曰：“井岗风，漓江雨，巫山雾，风雨雾悲宗师去；钟馗灵，米颠石，贾岛泪，灵石泪泣巨匠归。”这副挽联的上下联，概括了李可染的写意山水画和写意古典人物画的卓越成就。1954年至1956年，李可染大师两度背着画具，遍历名山大川从事写生和创作，他到太湖、杭州、雁荡山、绍兴、黄山、岳麓山、韶山、桂林、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峨眉山、嘉陵江、岷江和栈道等地写生。他以热爱祖国河山的激情，完成了数以百计的写生画稿，并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一批杰出的作品。挽联中说的“漓江雨，巫山雾”就是这批作品的总称。他的山水画深厚凝重而又博大沉雄，他为祖国河山立传，体现了他的诚挚的爱国热忱。70年代末，李可染为毛泽东纪念堂作巨幅井冈山画卷，不辞艰险，高龄攀登井冈山写生。挽联中说的“井岗风”就是指的这幅宏图巨制。

人们把李可染“衰年变法”取得的艺术新突破，看成为“李可染艺术现象”。现在，美术界有人研究“李可染艺术现象”产生的原因。据我看来，“李可染艺术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与李可染大师交往中，我感受最深的有这样几点：（1）他爱祖国，为

人民，一生立志为祖国河山立传，而且始终一贯，矢志不渝，这是他取得艺术成功的基本动力。这是一股无穷巨大的推动力。（2）他努力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观察社会、观察自然、观察艺术现象，所以，他在艺术上站得高，又能观察入微，分析透彻。这是他在艺术上取得新突破的思想力量。（3）他自称是“苦学派”，以“白发学童”自命，提倡要有一股牛劲，一生以牛为师，额其画室曰“师牛堂”。（4）在处理传统与创作的关系上，他提出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口号，而且自己身体力行。（5）在国画意境的创作上，他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作为座右铭。（6）他强调线描和墨色是国画的基本表现手段，他苦练笔墨功夫，提出“行笔沉涩，积点成线”和“运墨苍润，元气淋漓”的要求。李可染跟齐白石老人磨墨理纸十年，就是为了学习齐白石老人的笔墨功夫。关山月给李可染的挽联赞颂了他的笔墨功夫，文曰：“开来笔胆，堪称是画坛巨匠；继往墨魂，不愧为当代名师。”

我们研究“李可染艺术现象”，不能不重视李可染在国画理论上的建树。他是一位师造化，重写生，全神贯注于艺术实践的大师，又是一位研究理论，概括理论，发展理论的杰出艺术家。他的理论观点的形成，不是来自书本上现存的结论，而是来自艺术实践的理论概括，真正做到了陈言之务去。李可染平时备有笔记本，专记他写生和创作中获得的新体会和新认识，日积月累，反复检验，然后形成理论观点，又经课堂讲授，先后形成若干记录本流传于世，例如《李可染画语录》、《山水画总论》、《论中国的山水画》、《齐白石画作的特点》，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别人介绍他画论的文章只有两篇。1980

年，李可染大师向我直接提供了他的画论原始素材，也有经别的同志间接为我提供的纪录文本。我集得诸本，经过阅读研究，认为李可染画论深入浅出，独具特色，既无空泛之论，又无玄虚之言，真知灼见，光彩照人，通篇贯注了唯物论和辩论法的战斗精神，读之引人入胜，给人以启迪。有感于此，我不计眼疾未愈，于1980年开始，逐篇选摘其精辟论点，然后分大类与子类，按照其逻辑关系与理论体系，加以重行组合，并锤炼其文句，以学艺、传统、意境、笔墨、写生、创作六个部分，辑成《李可染画论》，为美术界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李可染画论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李可染画论》，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得此本，未经同意就匆忙出了两版。《李可染画论》初版至今已近十载。现在，为了悼念我国杰出的艺术大师李可染，特对《李可染画论》进行增补与修订，再版面世。恐有不当之处，望读者指正。

1991年6月1日于大朴斋

李可染画语寻味录

(代序)

秦 牧

我国当代最杰出的若干国画家中，李可染卓然自成一家。一九七九年底，我准备为他的山水画集写序的时候，曾经到过北京李可染的画室。这位老画师把他的许多精彩之作逐件挂到壁上，让我观看，并且一一作了介绍，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很深的印象。为了进行深入的了解，我不但看了他的画，也还读过他的好些画论。应该说，他笔下的千岩万壑、层峦叠嶂、云海变幻之奇，瀑布飞流之美，那种雄浑秀逸、博大深邃的风格，固然使我喜爱；他的画论，那种掌握辩证法则，不偏执一端的艺术见解，同样使我感到兴趣，我以为那是相当中肯和警辟的。

可惜，我当时读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一年之后，友人王琢把他所辑的《李可染画论》原稿拿给我看。这事情使我感到奇特而又有趣。王琢同志是位经济学家，我们六十年代初就有交往，没想到他对国画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但是细想一下，也就觉得这是不难索解的。一个人的兴趣，总不会只限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一个工程师同时是个球迷，一个医生同时是个提琴手，这样的事情，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喜爱美术，又有什么奇怪呢？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对于某一门学艺的关注之情，有时还可以达到入迷的程度。这本画